



壩麓小集

一

和 26
1452
/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492 號	
第 1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合
1452
1-4

魏
齊
大
魏



明治庚午
東京玉巖
書堂新録



墟篋集序

昔者虎年可十歲。一日先人出飲於拙齋青
山先生家。袖一小詩而歸。亦虎曰。兒能
乎。虎默然良久曰。不壯矣。詩云先生長子伯
昭。昭陸伯也。少虎一歲。故先人以之勵虎也。
後數年。虎屢與伯昭及仲卿未見。伯卿温
厚寡言。不肯以寸管與人。而神采秀澈。殆如
野鶴。其在鶴序。仲昭滑稽。謔瀟灑。性極嗜
墨。嬉戲常書地。畫沙以自娛。後又數年。先

生以國史總裁移家於江戶。伯氏亦擢為編脩。共侍。哀以於經筵。虎方用力於武技。時或涉獵史傳。而名不其勳也。一旦怙恃。欲有所立。會先人見背。以蔭補館員。亡幾出為郡守。入充佐五。又轉為政有吏。務鞅學。竟不能專志於學也。既而伯氏道先生博知。勵精刻苦。父孺大進。遂擅名於一時矣。又數年先生携其季子。祇後於江戶。時景山公將大興學校於水戶。先設演武場於礪川。躬親率

勵士人子弟。季之年僅十九。善劍及槍。公每召試之。未嘗不射。射嗟賞焉。虎陪座。目季。季以武人。及與之相接。詞源如湧。文鋒太銳。虎且驚且學。深知父兄教育有素。嗟憾未見其叔氏也。亡幾。公駕就藩。親試諸生於弘道館。叔之講身論君使臣。事。夫。事。及度了了。媿。開說。左右為之動容。時虎又侍側。於是乎如獲盡識先生。四子矣。方是時。先生與會伯氏。尚督學之任。伯氏與杉士

元名者授於南北。一時人材不從事。亦吏
務。必翩翩於藝苑。乃以虎為芳。名四傳
君側。無參學校。以功而先生。伯卿訪
職。未等時事一變。伯氏致仕。士元不祿。而伯
勇退就。示。凡同志之士皆轉河沈淪。而龐尤
蒙重譴。幽居默處。去阮。九年。合老。幸而
恩赦。因。阮。子。恍如隔世。季々偶袖詩集。為
來。曰。是吾兄弟之文也。請子幸存之。余
既服伯氏之文。又畏季々之手。謂仲々唯嗜

書。仲亦專攻經義。及見斯集。仲亦各
著作。見。非徒弄翰。筆。就。訓。詁。者。以。豈不
偉哉。且夫。下。之。廣。兄弟。無。故。者。有。焉。伯。仲
亦。季。俱。存。者。鮮。矣。伯。仲。亦。季。俱。存。者。或。有。焉。至
於。其。以。讀。書。能。文。者。青。山。氏。兄弟。則。不。啻。今。世
少。以。雖。求。諸。古。人。亦。未。輒。易。得。定。名。何。盛。也。
余。於。青。山。氏。素。為。通。家。季。々。之。請。之。因。為。
乃。敢。品。固。陋。叙。昭。乳。以。承。而。以。未。知。之。中。未
使。後。之。治。也。者。有。所。考。焉。品。評。不。敢。及。請。文

者。爾余之心也。集命壙麓者。善先生之遺志云。
嘉永壬子之友

水戶藤田流序并書



壙麓小集

目次

卷之一

伯兄文十五首

仲兄文十一首

卷之二

叔兄文十三首

延壽文十五首

卷之三

伯兄詩一百五首

仲兄詩六十二首

卷之四

叔兄詩九十七首

延壽詩九十五首

卷之二

仲兄六十一首

卷之一

示子延光 先大人

少年勤學在專精璞玉從
來貴琢成四世箕裘幸得
汝讀書慎勿墜家聲

二月五日季子生賦以

記喜 庚辰

我年四十五又見季子生已
非龍馬種又非太白精伯仲
齡稍長矧季數始盈衰門雖
不振教育可期成樂天且安
命不必問前程

男延昌謹書

堯麓小集卷之一

水府 青山延壽輯

伯兄名延光字伯卿號佩齋又晚翠拙齋先生

長子所著有佩齋雜著八卷國史紀事本末前後編七十四卷野史纂略五卷

彰考館賜宴詩序

天保四年三月五日我上公就藩士民老弱肩摩
踵接闐郭溢郭歡聲如雷明日公臨彰考館賜宴
史臣和氣綢繆芳醇滿尊闔座酣醉盡歡而罷是日
公命總裁臣會澤安讀國史神武紀盖有深意
焉臣延光竊以為天祖創業厥績偉矣然時屬

草昧四海未盡平，群雄未盡服，及至神武奮然，慨之將一舉而平天下，修舟楫，蓄兵食者三年，而後親征，群雄於是乎平，疆土於是乎定，皇威於是乎振，其於武事可謂備矣，且夫擇地奠都，恢弘祖業，非文耶，敬日崇神，盪滌氛穢，非文耶，克捷之後，戒以驕怠，非文耶，軍旅之間，作歌勵衆，非文耶，其於文事亦可謂備矣，蓋其善體天祖之意以修文武也如此，此其所以繼天立極，傳諸無窮也，繼天立極者，在海外則謂之聖，在中國則謂之神，神聖之道，莫大於文武，文武不備，何以爲神聖，故神之

與聖，其號名殊，其實一也，神武以降，英主明君皆以文武維持天下，至應神帝時，海外始傳經籍，於是文教大興，然至其精微，則咸皆天祖及神武之所施爲也，疆土雖殊，時世雖異，宇內豈有二道乎哉，後之學者，或尊神道而黜聖人，或尊聖人而蔑神道，要之皆偏見僻說，不足論耳，上公英明有見於此，頃命儒臣脩神道之書，蓋欲使四海之內曉然知中國神道與海外聖人之道不殊也，豈不盛哉，雖然，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天朝之尊，萬古如一，比之海外禮樂之邦，變爲異類巢窟者，

霄懸壤隔則聖道之亡於海外理之必然而神道之存於中國豈待言哉神道存則聖道亦存崇神聖而脩文武此人君之所宜先也今夫士民之所以奔走攢集望見公駕者蓋亦欲公之脩文武以鞏固社稷耳而公之所先臨則館閣也其所欲聞則神武之事也神武之事則文武備焉館閣則天朝之載籍具焉繇此觀之公之盛意豈啻修文武以慰一國之望而已哉必將揚天朝之烈光以鞏固中國之基本則今日之舉豈不尤盛哉公適顧先君義公所植浪華梅曰斯花雖衰

以余觀之亦似未衰者乃親題和歌一篇於柱其詞寓以斯文未衰之意於是史臣各以瓊章一字為韻賦詩獻之延光因推公之盛意而序之

石川桃蹊翁八十壽序

天之降才各有所長才之所長大小雖殊皆稟之於天故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人之所長如此其殊也而大小相資以供天下之用者非人力也世皆知一才一藝之微而不知一才一藝之微亦非天之所與不可得而能也一才一藝猶不可得而輕况其大者乎大者亦不用小何以為大故神聖之於天下必

收群材必竭所長大者用之於大小者用之於小不取大而舍小不用小而遺大然後天下之事無所不成故一才一藝之微亦與鴻猷鉅蹟並傳而後之記事者錄天祖之創業則鑄鏡之石凝娃亦錄錄虞舜之治化則巧思之垂及斯亦錄然後益見神聖之大史之必錄一才一藝以此也余獨怪司馬遷良史而其書牢籠天地故其傳有儒林有循吏有日者而獨所謂滑稽者何為哉天之降才固在供天下之用滑稽何足以供天下之用天下果有滑稽之雄又何足列之史傳史傳果無滑稽之徒又何足以為

無人彼司馬遷者何乃比之一才一藝余反覆其書而得其說焉古之滑稽籠罩天地鼓舞萬物不畏豪彊不凌微弱褊心容氣不可說以正論者滑稽以曉之暴戾粗獷不可激以謹議者滑稽以諭之摧沮衰弱不可語以高論者滑稽以激之故排患釋難時或不得不出於滑稽而振作人心亦或用滑稽所謂談言微中者未嘗不供天下之用則司馬遷之錄之也固宜至於神國豈無其人上古則吾不知若源廷尉之逃於陸奧艱難辛苦衆心皆沮而僧辨慶獨能詼諧縱譎以鼓其勇近世則小牧之役西軍摧衄而

稻葉一鐵揮槍笑譁一軍復奮此固豪傑餘事然亦不可謂非滑稽之雄獨野史所錄乏司馬遷之筆耳本館者宿石川翁長於滑稽每一開口闔座解頤然天下無事故翁之滑稽不能用之於排患釋難而劇談雄辯率勵吾輩者翁實有力况其譜學之精編著之富固不可以滑稽目之而翁兩能之又不可謂之一才一藝矣今茲乙未翁齡八十身體益健編著益富談話益奇相公聞之賜瑤篇及白金以壽之嗚呼公之盛意將使翁益養其壽益脩其書益張其辯則公之於一國固將取人之所長以盡群材此

足以見公之大也願使館閣之士志氣奮揚議論駿發文翰飛動毫無窘澁者固將翁之鼓舞是賴誰謂翁之滑稽無補於神國之史也自今而後十年壽翁之九十者今日之卅翁能之又十年而壽翁之期頤今日之嬰兒能之翁壽愈高壽翁者愈多又安知翁之不遇良史哉

義人遺草序

忠義大節也詞章小技也大節既顯何問小技然忠精之氣發為詞章雖一語之微亦足以聳勵人心扶植綱常此乃以其人傳者固不得以小技輕之也赤

穗諸士之忠烈聞天下遺墨殘牘人爭寶玩而至其
篇詠未聞有輯而錄之者余搜索諸書獲歌詩若干
篇輯為一卷余於諸士嘗為之傳於其遺草尤有感
焉夫社稷淪覆人心駭沮而義衆能決死伺仇韜閔
隱忍東西漂泊觸物生感故其詞沈鬱而慨切鼓勇
襲仇奮迅衝擊風雪裂膚鐵衣濺血手挈仇頭相顧
而笑意氣亦壯故其詞爽健而凜冽及其就死含笑
入地故其詞開豁而雄快讀其詞而想其人亦足以
觀其籌算詳熟志氣安靜此所謂以其人傳者何待
余輯錄然吾聞衆之舉事吉田魚亮取平生吟草併

故紙焚之是其不傳者亦已多矣則其僅存於焚擲
之餘者尤為可惜此余之所以不能無輯錄也如其
遺漏則同志之士為我補焉

送井上奉德序

西海神聖啓基之地也其地既靈其人不得不傑
若菊池氏之竭忠於南朝則無論已至天永之際
九國幅裂大友氏虎踞於豐後島津氏鷗視於薩摩
龍造寺氏鷓張於肥前互相攻戰無復虛日而天之
將平治天下生豐太閤於近畿及旌麾西指一戰拔
香春再戰拔高城三戰拔巖石島津氏降而九國平

當此之時，島津氏兵非不銳，意天之所興，不可得而敵。此其所以屈於太閤，然亦未足損其勇名，而九國人物勇氣奮迅，慷慨激烈，吾服高橋紹運、戶次道雪、風神英爽、謀略卓偉，吾服立花宗茂，其人之傑如此。此其山海之勝可知矣。高良山則龍造寺之所不能取，立花城則島津之所不能拔，其險可知矣。其地則靈，其人則傑，其山海之勝、形勢之險亦如此。此固好遊者之所願遊也。豐前小倉井上奉德負笈而東，遊於吾藩，會澤翁之門，居一年將歸省，一日來辭曰：異日必將綴集九國英豪之軼事，以為一書，余壯其志，惜

其將去，不得無一言。嗚呼！當天下無事之日，四海無不可往之地，士苟有志，則何勝不可搜，何遠不可到，何高不可登，何深不可航。天下之豪傑，可得而訪也。天下之鉅麗，可得而觀也。天下之險峻，可得而窮也。天下之大觀，可得而盡也。豈與四海沸騰，英雄割據之日同乎哉？而士常苦於無志，或有志而困於仕宦，困於疾病，困於饑寒，則遊不可得而為矣。今奉德幸而生於神聖啓基之地，又幸而遭天下無事之日，又幸而不為仕宦所困，又幸而不為疾病所困，又幸而不為饑寒所困，訪天下之豪傑，觀天下之鉅麗，窮

天下之險峻盡天下之大觀以此還鄉著書壯氣溢發文燄勃鬱彼九國之雄吾知其屈於太閤而伸於奉德也九國之勝吾知其幽悶必發而靈異必顯也余於天下之勝非不欲窮搜極覽唯其幸而遭天下無事之日者與奉德同其餘不幸而與奉德異於今日之別也不能無悵然然異日使余不出戶庭而搜九國之勝論九國之雄者其在奉德之書耶是不得不叙以送之若夫立身行道之要則會翁在焉吾復何言

佐藤一齋曰首以地之靈發人之傑中并地靈與人傑歸諸奉德因又以幸不幸形已與奉德未簡

讓大處於先輩尤為得體

蒜湖賞月詩卷後序

觀月者於水為宜而東海之月則吾曹固嘗賞之於寅賓閣矣所未觀者蒜湖耳今茲庚子秋九月十三日納言公命臣藤田彪臣會澤安及館僚觀月於蒜湖是日泛船於那珂川輕艦緩棹隨流而下至磐船山之下轉舵而南遡湖之下流風帆怒駛兩岸與船相背馳須臾達湖湖光渺然筑嶽聳空而返照夕霏之出沒變化使人應接不暇於是停舟開讌觴酌流行吟詠互作間以笛聲而冰輪既在斷雲之間矣

金光洶湧、驪珠可掬、舟中皆撫掌稱快、詩亦咸成、俄而陰雲崩騰、蟾兔潛翳、舟中為之悵然、乃秉燭舉觴、解纜回橈、而雲益密、雨聲浙瀝而至、水手冒雨搖櫓、櫓健而舟駛、頃之雲陰稍散、月光稍明、星辰稍露、笛聲亦陸續而發、轉眄已達府城之下矣、嗚呼、古今之賞月者、或於未滿之時、或於既滿之後、而未滿者喜其將滿、既滿者惜其將虧、則既滿者固不若未滿之可賞也、而盈滿之可戒、豈特月哉、好樂無荒、詩人所取、從流忘反、孟子所戒、歡極而哀、漢武所歎、則樂之不可極、警戒之不可忘、盛滿之不可恃、亦明矣、故皓

月盈滿、光耀如晝、天下之至明、而虧缺隨之、晝夜酣繼、聲色是耽、天下之至安、而危亡隨之、則天下之可賞者、莫若未滿之月、而天下之大戒、亦可以寓焉、且夫蔽月者雲、雲散則復明、從雲者雨、雨歇則復明、故賞未滿之月者、遇雲亦可、遇雨亦可、既滿之月、虧缺既逼、雖無雲雨、苟念及之、豈得不歎且惜乎、今我公能居上不驕、盛滿是戒、故國家寧靜、闔境受賜、而吾曹亦得浴其恩澤、以觴詠自適於湖山杳靄、月露浩渺之間、即吾曹亦烏得不戒、太康然則使吾曹歡暢者、月也、使吾曹警懼者、亦月也、是孰非公之賜

我叙其詩所以記公之賜也

弘道館落成詩序

弘道館之設也吾納言公業已記之矣而其告成也實在天保辛丑之歲秋八月朔公親臨館悉會文武諸臣以落之命總教臣青山延于臣會澤安講日本書紀及孝經一國傳為盛事蓋斯館所祀在神州則建御雷神在西土則孔子是固欲使一國之士兼習文武也然而世或謂文則孔子武則建御雷神此非知公之意者何者方天朝肇造之時天祖詔諸神蕩平神州而莫能勝其任唯建御雷

神一往而諸豪服神州平其雄剛猛毅可想見矣然亦自非其敬天之誠積於中而溢於外烏能一言而折雄強熾盛之大已貴哉故其駿功偉績炳耀鏗鉤萬世稱為開國元勳是乃文矣孰謂建御雷神武而不文也孔子溫良之德譬之祥麟瑞鳳然亦有凜然可畏者存焉故以三桓之彊一旦隨其城而不疑以天下亂賊之多一下筆而禡其心膽於簡素之間是乃武矣孰謂孔子文而不武也今夫翼佐天祖宣皇威於宇內者非建武雷神耶祖述堯舜明大道於萬世者非孔子耶祀孔子乃所以敬堯舜祀建

批先君烈公親

御雷神乃所以尊。天祖苟能尊，神敬聖必知。文武之不可岐，雖然神州以武立國，西土以文立國，是有不待論者焉。夫以文立國，故尚禮讓，方其盛也，固為至治，及其衰也，繁文縟節，變為虛偽，奸雄篡奪，文以禪代，而天下不敢議其非。神州則不然，祖宗以武立國，所以震驚四夷，而神器尊嚴，猶日星之在天，故上下之分一定不移，猶天地之不可易也。威武有餘，而禮讓存乎其間，然則西土尚文而文則微，神州尚武而文自存，此神州之所以負軼萬國而建御雷神與有力焉。吾常陸之國，朝廷

固嘗祀建御雷神矣，豈瀕海衝要之地，必也須建御雷神之鎮護與，抑建御雷神攘伐不庭，嘗來吾國與，是皆不可知也，而平國之劍，萬古依然，神鋒寶鏑，懾伏鯨鯢者，固不可誣，要之生於吾國者，最不可不尊建御雷神，而朝廷之盛，諸國固嘗有學矣，即吾國豈獨無學，然今不可得而詳也，唯吾國獻稻以供大學者，見於載籍，是吾國之稻，固嘗供朝廷育才之用矣，即吾國豈獨乏才，然今不可得而詳也，唯吾先君威公武而克文，義公文而克武，槁梓媿美，為國屏翰，而義公於文，實秉魁柄，史筆之嚴，衮鉞萬

世天下愈益知神器之尊嚴蓋亦建御雷神之遺靈矣然則吾國之學其可不復于古耶建御雷神之威靈其可不祀于學耶嗚呼古之所祀唯孔子今之所祀乃有神神州之學固當如是一國傳為盛事亦宜矣抑學校廢於鄭而有子衿學宮脩於魯而有泮水一興一廢皆有詩則今日之盛烏可不賦耶是為序

送增田福岡二子序

天下之勢有古今之異故天下之事亦不能無古今之異古者朝廷之制遣諸國兵戍筑紫謂之防人

方此時東國之人多往西國而西國之人遊東國者蓋鮮矣方今莫府在東天下諸侯莫不輻湊於東陸則人馬絡繹水則舩舸交錯而西國之人皆來東國東國之人則往西國者亡幾是古之生於東國者甚勞而今則逸矣古之生於西國者甚逸而今則勞矣古今之異有如此者而今之生於西國者亦未嘗不為幸何則道途跋履之勞海舩簸蕩之艱不為不至而其所以從則國君所共事則同寮所經歷則郵驛糧饟咄嗟而辦比之往古防人之勞大相逕庭而江戶則名都樂國道途則名區勝槩此皆天下之大觀

而西國之人能兼之、嗚呼此非東國之人所能及也、則今之生於西國者、安知其不為至幸哉、佐嘉人增田福岡二子來遊本府、寓會澤翁之家、余一再面晤、欲審問西國之事而未能、而二子乃西還、今夫生於東國者、既不能往西國、即見西國之人、審問其土風形勝、亦可以慰懷抱矣、而猶且有所不能、則遺憾有不可勝言者、雖然、幸不幸之說、豈足道哉、天下之勢譬之一身、一指傷而一身病、一指愈而一身蘇、故一國之興廢、可以觀天下之興廢矣、東海果有興者、西海必將有應者、今佐嘉侯勵精圖治、簡拔才俊、尊禮

耆舊、是今之興於西海者、非侯乎、而二子乃遊東海、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不知今之興於東海者、果在我藩乎、今使天下無東顧之憂者、責在東國、使天下無西顧之憂者、責在西國、而今之士、即古之防人、防人為天子戍邊陲者也、今之士為國君衛王土者也、則士之所宜竭力者、豈有東西古今之異哉、假設余與二子皆生於古、安知余之不往見二子、惟其生於今、故余得見二子於此、二子之還、果能奮然効力於西海、請賈其餘勇於東海、

塙先生七十七壽序

先君義公之祀舜水先生也、實於江戶駒籠、肅公時、徙之水戶城西、其地高爽、一望開豁、群峯聳翠、河水如練、蓋擇勝境也、而吾曾大父實主祭祀、先大父又襲其職、故先人亦生長於祠堂之下、延光嘗聞之先人、夏月雷雨、最為壯觀、雲氣勃鬱、從遠山起、轉瞬之間、雷轟電掣、驟雨傾河云、然主祠之職、類工祝、故學者不欲補其職、吾家兩世居之不遷者、以此、而先人一旦拔擢、如雷之啓蟄、其學問文章、蓋得山水之助、繼先大父主祭祀者、為岷江塙翁、翁亦終身居其職、而其子子質先生、以文學見擢、亦與吾家相似、方

兩家父祖之居祠堂也、甘受工祝之名者數十年、豈期子孫之光榮哉、然蟄者必發、自然之理、而至其得山水之助、則先人發為文章、先生蓄為德量、又何兩家之相似也、延光頃校刻先人遺集、謀所以不朽先人、而執友見集中者、皆在鬼錄、惟先生今年七十有七、聰明不衰、侍讀今公、是先生之壽、一國先輩之所不能及、非特先人也、先人嘗言、吾平生之夢、多在祠堂、意先生亦然、懸弧之宴、奉壽觴者、皆其子孫、獻壽詞者、皆其弟子、先生得無念祠堂耶、蟄於昔而發於今、世俗以此改觀、而其蟄也不以為憂、其發也不

以為喜，惟有德者能之。夫然後可以享期頤之壽矣。誇張之詞，固先生之所不欲聞。余為此言，非敢誇也。談故舊也。

旌櫻寺觀花記

寺以櫻名，以有櫻也。櫻以旌名，以類旌也。寺接瑞龍山，往瑞龍者必經焉。而余未嘗及其花時，故過其門而不入。今茲已亥春三月，余來過而適遭花時，入門則老櫻兩株，蟠縈鬱屈，宛然如蛟龍，而艷雪瀰漫，清馨撲面，微風一起，紛如雪濤噴灑，真名花也。世傳八幡公東征凱旋，駐軍於此，斯花即公所植，花心有一

瓣類旌旗，因名焉。先君義公實始祀公於此云。夫公之遺迹，以花顯者，唯此地與。勿來而勿來之花，則公固嘗詠之。顧其地峭壁聳天，驚風卷花，蓋亦絕景。而公乃擁貔貅，操麾旄，將為天子屠翦醜類，掃

平東陲，雖有絕景，恐不暇一顧。而公能賦歌詞於鞍馬之間，文艷足以動百世，威猛足以鎮四海，真名將也。名將而賞名花，名花而遇名將，此古今之所歎艷。而其花則不復存，唯其盤根猶有化石者云。嗚呼！公之所詠者，不可復見，得見其所植者，亦奇矣。意公之過此，鐵騎滿野，旗旌蔽空，所在鉅家豪族，迎謁擁路。

委蛇蒲伏、頌功上壽、公於斯時、回憶勿來之事、或有
所感、則詠於彼、而植於此、無非竒者、而花之豐艷、可
以想公之文、樹之老勁、可以想公之武、況數百歲之
久、風飈搖撼、而不能拔、霜雪摧壓、而不能僵、不可謂
非公之威靈、此義公之所以祀公於此歟、雖然、自
今而後、數千百歲、安知斯樹之不化為石耶、則後世
之人、或欲見斯花、而有不可獲者矣、斯可記也、遂為
之記

對筑亭記

吾友高根子惠自江戶遷本府、構廬城西、即賜宅也、

其地爽塏、筑波雙峰、在眉睫、因名曰對筑、吾嘗在江
戶、與子惠同寮、已而吾還鄉、子惠尋復遷居、又同寮
矣、方其在江戶也、屢相與出遊、而今猶不能忘者、為
墨水、墨水以櫻花聞天下、而其勝槩亦冠江戶矣、春
波連天、長橋卧水、畫舫往來、歌管嘔啞、大堤之上、士
女絡繹、綺紈綵繚、亦昇平壯觀、而櫻花燦發、皎如積
雪、行者忘勞、坐者忘還、景情融蕩、不可得而名狀、而
筑波則聳起天末、固在顧眄之間矣、而吾輩之心、在
花而不在山、故雖雙峰擁翠、烟鬢在目、而不暇賞焉、
今墨水之遊、付之夢寐、而筑波則在子惠軒窗之間、

矣。嗚呼！變遷不可測者，人事也。方子惠之望，筑波於墨水，豈料今日之望之於此哉！即異日復望之於墨水，亦未可知也。子惠得無感乎？雖然，吾知子惠之為人，蓋澹泊和平，醺經沃史，矻矻不倦，時或飛觴倒尊，而人不見其醉容，以澹泊和平之心，視變遷不可測之人事，曾不足累其懷抱，則在彼亦樂，在此亦樂，筑波常供其娛樂而已。况其園中有老櫻數株，方花時，鬆雪覆檐，幽馨滿坐，此即墨水絕景，而子惠并得之，亦何多幸也！余既服其為人，又嘆羨其多幸，乃為之書。

舩觥記

觥之見於載籍者，兕觥為最古，而後世無聞。舩觥不見於古，而後世詩人多用之，則其制之便可知也。惟海內未有舩觥，余欲見之，圖畫而不可得，嘗謂古今之書以酒為戒者多矣，而酒禍之多，不可一二數。舩觥之制，安知其不寓警戒之意哉！何則？天下之至危者，舩也；而酒類之，今夫花晨月夕，朋徒滿坐，酣歌暢飲，其樂融融，是舩之順風恬波，千里一瞬也。俄而相詈，是波濤之驚駭也。起而相擊，是鯨鱓之張口也。然是皆匹夫之所以取禍，而王公大人未必然，故酒禍

多在匹夫而王公大人亦未嘗不取禍富貴而好酒者勸以粉黛助以絲竹其樂有不可勝言者而諂佞進焉詭譎入焉是乘漏船而入不測之淵者其禍大矣余觀古之詩人所以戒酒者甚至而湛露則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所以勸酒而非所以戒酒也此詩無乃啓酒禍與曰否古人燕飲以醉為度故不醉無歸則其醉而歸可知矣故賓之初筵曰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後世之禍蓋未嘗不由醉而不出也醉而出者譬之善操舟風濤未作已先回棹醉而不出者反之即古之所以造船能者其用心深矣余頃命陶

工造之傳之子孫豈特傳之子孫哉吾將獻之王公大人

源右將論

天下數百年之所因襲一旦起而變易之亦已難矣然天下之勢壅於此則決於彼潛於西則熾於東唯知天下大勢者能乘其勢而為之則其難者亦未嘗不易為而天下大勢豈易知哉天下利害紛然陳乎前而我將為之所利必趨害必避則天下大勢不可得而見此其所以難也權臣之為患也久矣昔蘇我氏以外戚擅權凶威震天下及天智帝誅之藤

原鎌足與有力焉而其子孫遂專天下之權。天子不能得而制一二。英主非不憤激而藤原氏根幹盤固無可奈何彼遂以驕侈相尚骨肉相殘而平氏乘之奪其權以制天下平氏武人而擅權勢其凶虐殘鷲不可勝言唯其挾天子以臨天下故天下不得不從蓋朝廷任蘇我氏則蘇我氏虐任藤原氏則藤原氏專任平氏則平氏橫權臣之患如此而天子憤嫉亦已久矣願彼挾震主之威而據天下之根本雖人主無奈之何耳及源賴朝討平氏已破之於富士河聲威震天下自常情觀之宜長驅而

進攘滅平氏直據京師以號令天下而賴朝乃用諸將言旋師據鎌倉以定東國何哉彼權臣之於天下徒挾天子以臨之耳問所以經略天下則不知也是天下未必服而徒為天子所憤嫉雖乃專天下之權英雄之所不願也唯賴朝則不挾天子而天子不得不倚焉不爭天下而天下不得不服焉彼其據東國以為基本也夫我邦之俗果敢好武而東國為尤甚故東國又尤難服而源氏固嘗鎮撫東國國人固已服其威名賴朝定之固不為難東國一定天下莫不服其威武而平氏固墜其掌中矣唯其

不爭京師故 天子不以權臣待之雖不據京師而天下莫能當者以據天下勁兵之地也如義仲則不然一破平氏逕進入京師志得氣滿悍然以為天子則我挾之天下之根本則我據之天下誰敢當我者此其所以驕橫暴肆不畏賴朝而殊不知天子不必挾京師不必據此賴朝之所以控制天下也挾 天子而據京師藤原氏為之於前平氏義之於後其為患也非唯 天子知之天下皆知之此勢之可變者也故創將府於東方而據天下勁兵之地 天子欲制之而不可制天下欲圖之而不

可圖言其地勢則天下之險要言其將士則天下之豪俊有所攻則必克有所請則 天子不得不許故不嚴權臣之迹而天下之權歸焉鎌倉遂為天下之大鎮而天下之勢鎌倉為重嗚呼賴朝可謂知天下大勢矣夫方權臣之專也天下猶知 天子之尊而天下之勢京師為重賴朝一舉而移之內輕外重而 天子孤立天下不知其可畏海內悉為武人之有賴朝之罪大矣雖然彼其據天下勁兵之地以鎮海內故北條氏藉其餘業慶元寇於西海以震揚 皇威世皆知為北條氏之功而不知賴朝之餘

業有以致之也，無賴朝則北條氏何繇經略天下，又何繇摧破元寇，則賴朝之功固在北條氏之上矣。

佐藤一齋曰：古今論源右將不少，而此論獨洞見英雄肺腑，蓋可為前人未發。

項羽論

周公東山之詩，何其愛人之深，而待下之厚也。天下有抗已者，聖人固不得不伐，一旦出兵，不憂敵之強，而憂衆心之不和，不憂已之勞，而憂衆人之艱難，故其待下不得不厚，而將士愛戴，不辭干戈之勞，此其所以無敵於天下也。以斯心臨敵，敵苟降附，固將撫恤懷輯之，則天下聞之，固將不戰而降，何敵之足憂。

哉！周室仁厚之風，蓋如此。後數百年而為戰國，聖人之澤已斬，天下以力相并，紛紛藉藉，無所統一，故兩陣之間，殺傷是尚，抗我者必鏖之，然後已。殘暴之禍，徧天下矣。而秦為尤甚，故天下謂之虎狼秦。長平之戰，白起坑趙降兵四十萬，降者且殺，何人不可殺，四十萬之多，忍而殺之，何慘不可忍。是其殺人之多，且慘。古今所未有，而周室仁厚之風掃地矣。天下聞之，孰不寒心酸鼻，而遂吞天下者秦也。是多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仁不足以取禍。豪傑聞之，孰不欲以殺戮立威。故項羽起兵，殺人如亂麻，甚則坑秦降兵二

十萬而不顧，是欲滅虎狼之秦，而不自知其為虎狼也。羽滅虎狼之秦，天下固將滅虎狼之楚矣。雖然，向使周室仁厚之風尚有存者，羽何以至此。願周室仁厚之風，既壞於秦，則羽之暴秦，有以致之。是羽之多殺，罪不在羽而在秦也。然則羽果無罪耶？曰：否。羽固嘗罪宋義之不恤士卒，而韓信嘗稱羽之恭敬慈愛。繇此觀之，羽固非猛暴嗜殺之人。唯已之士卒則能恤之，而降兵則不知恤已之士卒，則能愛之，而降兵則鑒之，此不得為無罪。且羽非楚人耶？楚君之霸天下者，非莊王耶？莊王伐鄭，鄭伯出降，而莊王許之平。

非唯不殺，又從而復其國。今夫周公之事，羽固不知莊王之事，羽豈不知奈何不思先君之所以霸天下，而慕秦之所以得天下，秦之所以得天下，乃其所以失天下，而羽則恭敬慈愛者也。奈何不以斯心臨敵，而踐秦之覆轍，然則壞周室仁厚之風者，秦而罷亡秦，殘暴之風者，羽也。羽烏得無罪哉。

紀射虎事

巴提便殺虎，見國史。厥後寥寥無聞。項閱野史得二條。

壹岐守宗行嘗欲殺家士某，某航海走新羅，一日至

金海有虎食人衆驚擾某謂衆曰吾能射殺之為吾
告有司衆從之有司乃召而問之某曰不入死地敵
不可獲貴國人唯恐傷身安能殺虎吾國則不然一
執弓箭有死耳有司曰子果能殺虎否曰吾之死生
不可逆料然虎吾必能殺之有司請射之某問曰虎
食人其狀如何有司曰虎之食人猶猫捕鼠伏而熟
視一躍啣之某曰虎馬在曰在西郊麻田中迺執弓
矢赴之衆笑曰甚哉日本人之駭也彼今斃矣某搜
麻田果有伏虎乃注矢以待虎果熟視張口跳進某
一發中其口虎仆某復發兩矢斃之還報衆衆皆往

視驚曰甚哉日本人之猛也雖有百虎使渠儕十人
當之可以殲之有司厚賞某某尋還壹岐宗行聞之
曰彼能揚國威於異域矣乃宥之賞以財物宇治拾遺
壽永之亂對馬守親光歸心源氏平氏遣兵擊之親
光走高麗婦方有身將媿乃構廬於野有虎來窺親
光從士射殺之國主聞而歎美給地親光適會源賴
朝滅平氏遣使迎親光國主乃授寶器送還之東鑑

筍賦

余愛此君呼為良友筍之方生命兒看守客有問者
曰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古稱美味其言非諛今子護

之如兒重之如珠竟弗之食無乃近於愚耶余曰世皆知竹之長於旬日而不知筍之胚胎實在隆冬也方冰雪之嚴凝彼始萌乎地中春雨既降土膏漸融抽為蘭粟變為籜龍潛蟄累旬忽遇薰風潤以梅霖駭以雷公俄突然而拔地已卓爾而騰空駢頭競出如中角之童逆鞭橫驚似脫羈之驄吾思造物生育之力固不忍為一時口腹之供也若夫竹之為用人孰不知耘夫盭婦戴而冒雨者是其皮也幽人韻士執而掃徑者是其枝也截而為管鳳凰來儀編而為簾姮娥入窺或以為床或以為籬真一日不可無者

奈何貪美味而害其嬰兒乎且天下之可食者亦多矣陸有羽毛之群水有鱗介之族春園綠蔬秋圃黃菊何餐而不飽吾固不忍食籜龍之肉也客笑而去清風入竹玉聲珊珊似為余奏曲

仲兄名延昌字仲卿號松溪拙齋先生第二子出冒佐藤氏所著有楷書類聚二卷點畫奇賞

卷十

躡者傳

吾鄉有躡者年未弱冠常携一杖槃散而步一日至吾家仰天歎息良久吾問之曰爾容貌憔悴殆如死灰何荅曰吾見世上之人盖有幸不幸吾又問曰其

幸者何也。答曰：出則遊於花街，不惜千金，居則坐高堂，而日傾數斛之酒，豈非幸乎？曰：其不幸者何也？曰：有罷癘之病，不得一杖，則門戶咫尺之間，亦不能步，且居常貧賤，苦飢渴，何得遊於花街，傾數斛之酒，豈非不幸乎？吾諭之曰：嗚呼！爾之言誤矣。爾之所為幸者，吾所為不幸者；吾所為幸也，夫有志之士，患其無技能，而不患其貧賤，樂其天命，而不樂其逸遊，且夫生於富貴者，必無技能，生於貧賤者，必有技能，是教之所使然歟。其富貴者才智非不及貧賤者，以其苦與不苦也。富貴者雖鮮衣玉食，誇耀

一世，百年之後，何異螻蟻？故人不遇艱難，則不能苦其筋骨，又不能成其志。昔左丘失明，著國語，孫臏見刑，著兵法，司馬遷遇刑，著史記，此數人者，不遇此艱難，不得傳名於後世。然則人遇艱難，而後能成其一代之事業，今爾喜讀書，識古今，乃不慕古人之不朽，而願今人之富貴，豈不惑乎？爾其思之。於是覽者謝過，再拜曰：謹受教。覽者姓蓮氏，龜其名。

與望月伯翹書

崑山美玉，玉人不磨之，則不異於瓦石；千里良馬，伯樂不知之，則不異於駑馬。故百工居肆，不用其意，則

不能成器，奕秋之技，其意在鴻鵠，則不能過人。昔魏鍾繇學書三十年，居則畫地，卧則畫被，如廁終日忘歸。陳智永不下樓二十餘年，唐歐陽詢行見索靖所書碑，駐馬觀之，三日乃去。夫鍾智、歐陽之徒，皆稱名家，然猶專精如此，而後得一家妙。雖然，人之於技藝，有所長，有所短，棄其所長，學其所短，則志折而不成，棄其所短，而學其所長，則不勞心力而必成。何則？人之性，以其所長者好之，以其所短者不好之也。故見其所好，而必知其所長，今伯翱自去夏以來，一切廢學書，然其筆才非常，是崑山璞玉也。勤學之，則必將驚

人。嗚呼！不學其所長，豈非可惜乎？夫伯翱不學書者，非不好之，蓋信書足記姓名之語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今吾一言，亦豈無一得乎？伯翱盍察焉。

論唐太宗

仲尼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雖聖人，以知人為難。李勣為唐將，破劉黑闥、徐圓朗，輔公祐，又從太宗伐高麗，其戰功尤居多。太宗以謂其忠誠可託，故以屬高宗。其後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等諫之不從，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高宗意遂決，王后廢，武

后立世皆謂一言而致武氏之禍者勸之罪也吾謂此太宗之罪而非勸之罪昔漢武帝託昭帝於霍光天下賴以不搖武帝可謂知人矣今太宗知勸之所長在制勝而不知非託幼孤之器夫勸不通學術固韓白之流亞耳非保翼之臣也魏徵嘗謂太宗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嗟乎太宗忘此言乎不用无忌志寧遂良而用勸竟招武氏之禍悲夫

題裴孟州書唐圭峰禪師碑後

余嘗讀清沈志祖書朱子格言跋始知世有圭峰禪

師碑裴孟州之所書也於是求之不能獲其後余至江戶見某生所藏模帖皆失其精神而僅存其形容耳於是求真碑有年於茲已夷之夏獲之於江戶書肆乃加裝潢常置座右日夜刻意學其筆法余謂世之學書者其志甚高而其意甚狹學歐虞之法者不知取顏柳之法學顏柳之法者又不知取歐虞之法其學書如此豈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夫楷書至歐虞顏柳可謂盡其妙矣雖然後人學之不免有弊學歐虞者字體太瘦失之多骨學顏柳者字體太肥失之多肉米南宮曰用筆不欲太肥太肥則形濁

不欲太瘦太瘦則形枯由是觀之學歐虞者亦不可不學顏柳學顏柳者亦不可不學歐虞今裴孟州之書肥瘦不失其中而鋒銚圭角深藏其中可謂兼歐虞顏柳之法余已學歐陽率更皇甫府君碑有年於此其字體磨滅者甚多至孟州書圭峰禪師碑字體鮮明無一字磨滅也沈志祖嘗取此筆法良有以也歲六月書於觀田樓

題青門諸弟子肖像後

夫治天下國家必有法度有法度而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無法度則雖州里不能治故法度立而後權

在上權在上而後有威有威而後賞罰行此上之所
以制下也從家君學書者七十有餘人其齒尤長者
十四五幼者七八歲其教之也有法度進退周旋必
以法度研精者賞焉懈惰者罰焉平明敲門爭先會
家塾拜謁曰先生先生家君在座之中央教之群童
唯唯無敢出聲者左手執紙右手握管憑案學字終
日不倦家君一日不在家則有語者有笑者有喜者
有怒者有啼者語者談人之短者也笑者箕踞而為
諧謔者也喜者為俳優之狀者也怒者忿爭相罵者
也啼者為儕類所捶者也吾於是攘臂瞋眼大叱之

曰子等無狀不學字吾必罰之群童意氣自若毫無
懼色有笑於列者曰子非先生子非先生默而不問
可也吾輩非先生之命不敢執筆且子亦幼時豈苦
學書耶今敢叱吾何也吁嗟吾力非不及家君之力
吾勇非不及家君之勇然家君從容督之唯唯聽命
者以其有法度賞罰也吾攘臂欲教之跋扈拒命者
以其無法度賞罰也三尺童子猶非法度賞罰不能
制之師之制弟子其殆有類於治天下國家耶吾去
春畫其學書者之狀貌為一卷藏之家塾亦可以供
他日笑具矣

題董其昌帖後

董宗伯之書世尤多而贗本亦多吾嘗集宗伯之書
八九帖然其佳者僅華林帖耳一日佐治君懷董帖
一卷來見之則翠軒先生之雙鈞也其筆法不異於
華林帖吾欣然雙鈞之經十餘日而後成因書一語
於卷尾以示同好之人云

四十七士傳跋

昔百里奚仕魏無聞仕秦為賢相豫讓仕范中行氏
無聞仕智伯為烈士韓信仕楚無聞仕漢為良將虞
世南仕隋無聞仕唐為直臣張源德仕晉無聞仕梁

為死事之臣，此五人者，非始愚而後智，以其君善遇與不善遇也。吾讀伯氏所著赤穗四十七士傳，觀其報國効節，蓋皆為知己死者與。如大石吉田諸士之賢，則無論已。其它或以賤卒殉難，或獲罪譴死節，自非赤穗侯愛士之篤，安能至此哉。然則諸士之忠烈，固不愧古人，而赤穗侯亦可謂善遇士矣。嗚呼斯卷也，非惟激勵人臣，亦可以諷諭人君也。天保癸巳冬，弟延昌跋。

古錢鑑跋

家嚴自幼有古錢之癖，集藏歷代之珍錢奇品，五十

餘年於茲。上自秦半兩錢，下迄清道光錢及外國朝鮮安南數千年間錢，無大小莫不悉備。余雖不好古錢，以朝夕侍膝下，得辨其錢之真偽與文字之善否，顧余所好者，宋諸名家法書，故不愛其錢之制作，而唯取其文字之佳者。夫秦漢六朝則皆所謂古文錢者，而字多磨滅。至唐始有隸書之錢，歐陽詢書開元錢，至宋又有真行草三體之錢。太宗自書淳化錢，徽宗自書大觀錢，蔡京書崇寧錢，至如元豐元祐紹聖元符聖宗錢，不知何人之書。雖然大抵類蔡襄蘇軾米芾黃庭堅之筆法，余尤愛之。頃者侍家君左右，打

宋一代之真錢文字鮮明者數十品輯為一卷他日書小楷小行必由此筆法庶幾不失宋人之風韻矣歲在辛丑上巳前二日

題尚勇異觀後

余自五六歲時好學書畫文政癸未歲從家嚴遷江戶入立原杏所之門借其所摹古畫而摹之從是朝夕臨摹至廢字學其後始知書畫之不可兼一切廢畫用力字學二十年於茲矣天保庚子上公就藩余得備親兵之負時時陪侍左右所睹率皆一時壯觀於是舊癖又發畫所睹為一卷伯卿兄已跋之今

茲又畫一卷以為談柄嗚呼此畫雖近兒戲亦欲存一時之光景耳壬寅杪冬

日光從駕圖跋

畫之有山水猶書之有楷畫家工花鳥者多而工山水者少也書家善行草者多而善楷者少也則其難可知已近世本藩之士以山水鳴一時者為立原杏所杏所好酒踈放不問世事至於畫則耽嗜為癖平生摸本不知其幾千百也方其畫山水揮翰如飛快不可言及成遠近高下意態具足名下固無虛士延昌幼時嘗遊其門然僅寫其模本耳花鳥猶未暇學

况於山水乎。天保癸卯夏四月，我納言公從將軍謁日光神廟。延昌亦奉命扈從。夫日光之勝，天下所知。如華嚴瀑，號關左第一。其餘裏見霧降諸瀑亦次之。公賞其奇勝，願延昌寫其真景。延昌廢畫者二十年，未嘗為他人畫。然公既有命，臣不敢辭。乃倉卒摸寫，持而歸家。晝夜秉筆，淨寫三年而成。凡三卷，第一卷為公鹵簿圖，二卷為日光山水圖，三卷為大祭圖。嗚呼！日光之勝奇矣。使杏所畫之，其揮灑之妙，宜如何哉。而今已沒矣。臣羨之，載筆而不諳六法，唯以意摸寫，往往失真。使畫家見之，必

將吐舌，然應命塞責，亦臣子之分。觀者勿論其巧拙。乙巳春三月既望。

新鐫華林帖跋

凡欲學書者，在乎玩味古人真蹟，而知其運筆結構之妙，是為得之。徒學墨帖，而不視真蹟，雖得其皮貌，終不能領其神韻也。余嘗遊城西一寺，得覽董文敏真蹟，云是心越禪師自明齋來者，精妙絕倫，真希世珍也。如世之所傳畫錦堂正陽門帖等，屢經雙鈎，摸刻失真，不足觀耳。余家有古刻華林帖，筆法道逸，與心越所齋者相類，亦墨本中所罕覩也。余欲摸勒上

石傳之同好者於茲有年矣一日友人松本冬嶺來訪語及於此冬嶺素有書癖奮然請手刺之余不勝驚喜乃授之曰是吾宿志也初學由此以求其運筆

之法則不翅得其神韻矣是為跋天保辛丑小春叔兄云豐田天功嘗語余曰伯季諸君之文人之所推固不容稱贊而獨怪仲氏以書學聞今讀其文聲聲不凡

填窟小集卷之一終

